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驚鼠竊魂 慧老翁醉索魚鱗瓦

這回書一開場，是位聽書的都要聽聽接住酒杯的這個人究竟是個甚麼人？列公且慢。方才安公子捧那酒杯的時候，旁邊還坐著活跳跳的一個何玉鳳、一個張金鳳呢。他兩個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激出這等一場大沒意思來，要坐在那裡一聲兒不言語，只瞧熱鬧兒，那就不是情理了。讓說書的把這話補出來，再講那個人是誰不遲。卻說他兩個見安公子喝乾了那杯酒，說完了那段話，負著氣，賭著誓，抓起那酒杯來向門外便摔，心裡好不老大的慚惶後悔，慌得一齊站起身來，只說得一句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

四隻眼睛便一直的跟了那件東西向門外望著。只見一個人從外面進來，三步兩步搶上台階兒，慌忙把那件東西抱得緊緊的，竟不曾摔在地下。何小姐先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夠了我的了！這可實在難為你！」張姑娘也道：「真虧了你，怎麼來的這麼巧？等我好好兒的給你道個乏罷！」

且住，這個人到底是誰呀？看他姊妹兩個開口便道著個「你字，其為在下的人可知。既是個奴才，強煞也不過算在主人眼頭裡當了個積伶差使，不足為奇，不待得二位奶奶過意不去到如此。況且何小姐自從作十三妹的時候直到如今，又何曾聽見過他婆婆媽媽兒的念過聲佛來？有此時嚇得這等慌張的，方才好好兒的哄著人家飲酒取樂豈不是好？這話不然，這個禮要分兩面講。方才他兩個在安公子跟前下那番勸勉，是夫妻爾汝相規的勢分，也因公子風流過甚，他兩個期望過深，才用了個「遣將不如激將」的法子，想把他歸入正路，卻斷料不到弄到如此。既弄到這裡了，假如方才那個瑪瑙杯竟摔在台階兒上，鏘瑯一聲，粉碎星飛，無論毀壞了這樁東西未免暴殄天物，這席酒正是他三個新婚燕爾、吉事有祥、夫妻和合、姐妹團聚的第一次歡場，忽然弄出這等一個破敗決裂的兆頭來，已經大是沒趣了。再加公子未曾捧那東西先賭著中舉、中進士的這口氣，說了那等一個不祥之誓，請問，發甲發科這件事可是先賭下誓後作得來的？萬一事到臨期有個文齊福不至，「秀才康了」，想起今日這樁事來，公子何以自處？他兩個又何以處公子？所以才有那番惶恐無措。無如公子的話已是說出口來了，杯已是飛出門兒去了，這個當兒，忽然夢想不到來了這麼個人，雙手給抱住了。扣兒算解了，場兒算圓了，一欣一感，在個不禁不由替他念出聲佛來的嗎？這正是他夫妻痛癢相關的性分。

說便這等說，這個人到底是個誰呢？是隨緣兒媳婦。這隨緣兒媳婦正是戴嬾嬾的女兒，華嬾嬾的兒媳，又派在這屋裡當差，算一個外手裡的內造人兒。今日爺、奶奶家庭小宴，他早就該在此伺候，怎的此時倒從外來呢？只因這天正是他家接續姑奶奶，便是褚大娘子，他婆媳兩個告假在家待客。華嬾嬾又請了兩個親戚作陪客。大家吃了早飯，拿了副骨牌，四家子頂牛兒。晌午無事，華嬾嬾惦著老爺、太太不在家，二位奶奶一定都回房歇歇兒，便叫他進來看看。燕北閒人借此便請他作了個「無巧不成書」。

原來那隨緣兒媳婦雖是自幼兒給何小姐作丫鬟，他卻是個旗裝。旗裝打扮的婦女走道兒，卻合那漢裝的探雁脖兒、擺柳腰兒、低眼皮兒、歇腳尖兒走的走法不同，走起來大半是揚著個臉兒、拔著個胸脯兒、挺著個腰板兒走。況且他那時候正懷著三個來月的胎，漸漸兒的顯了懷了。更兼他身子輕俏，手腳靈便，聽得婆婆說了，答應一聲，便興興頭頭把個肚子腆得高高兒的，兩隻三寸半的木頭底兒咕啞咯啞走了個飛快。從外頭進了二門，便繞著游廊往這院裡來。將進院門，聽見大爺說話的聲氣像是生氣的樣子，趕緊走到當院裡，對著屋門往裡一看，果見公子一臉怒容。他便三步兩步搶上了台階兒，要想進屋裡看看是怎生一樁事。不想將上得台階兒，但見個東西映著日光，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從門裡就衝著他懷裡飛來了。他一時躲不及，兩隻手趕緊往懷裡一捂，卻是怕碰了他的肚子傷了胎氣；誰知兩手一捂的這個當兒，那件東西恰好不偏不正在他肚子上，無心中把件東西捂住了。

捂住了，自己倒嚇了一跳，連忙把在手裡一看，敢則是書閣兒上擺的那個大瑪瑙杯，裡面還有些殘酒。他筍裡不知卯裡，只道大爺吃醉了，向他飛過一觴來，叫他斟酒，只得舉著那個酒杯送進屋裡來。及至走到屋裡，又見兩位奶奶見他一齊站起來，說了那套話，他一時更摸不著頭腦，便笑嘻嘻的道：「請示二位奶奶，再給爺滿滿的斟上這麼一盅啊？」一句話，倒把金、玉兩個問的笑將起來。

卻說安公子原是個器宇不凡的佳子弟，方才聽了他姊妹那番話，一點便醒，心裡早深以為然。只因話擠話，一時臉上轉不開，才賭氣摔那杯子。及至摔出去，早已自悔孟浪。見隨緣兒媳婦接住了，正在出其不意，又見他姊妹這一笑，他便也借此隨著哈哈笑道：「那可來不得了！攔不住你再幫著你二位奶奶灌我了，快把他拿開罷。」因合他姊妹說道：「你們的新令是行了，我的輸酒也喝了，只差這今不曾行到桐卿跟前。大約就行，也不過申明前令，咱們再喝兩杯，到底得上屋裡招呼招呼去。」金、玉姊妹見他把方才的話如雲過天空，更不提起一字，臉上依舊一團和容悅色，二人心裡越發過意不去，倒提起精神來，殷懃勤陪他談笑了一陣。吃完了酒，收拾收拾，三個人便到了上房。

恰值舅太太才散牌，在那裡洗手。金、玉姊妹便在上屋坐談，叫人張羅伺候晚飯。舅太太道：「今日是我的東兒，不用你們張羅。你們三個沒過十二天呢，還家裡吃你們的去罷。我這裡有吃的，回來給你們送過去。」說話間，舅太太、親家太太洗完了手，擺上飯來。他兩個替舅太太張羅了一番，才同公子回房吃飯。

一時飯罷，仍到上房。看看點燈，褚大姑奶奶早赴了席回來，一應女眷都迎著說笑。公子見這裡沒他的事，便出去應酬泰山，坐到起更，又照料了各處門戶，囑咐家人一番。進來，舅太太道：「你怎麼又來了？倆外外姐才叫他們招呼招呼褚大姑奶奶，都家去了。姑老爺、姑太太不在家，我今日就在上屋照應。你們那邊，我請親家太太先家去了。還有跟我的人在那裡，老華、老戴我也叫來囑咐過了。你們早些關門睡覺。」公子答應著才回房來。

只見他姊妹兩個也是才回家，都在堂屋裡那張八仙桌子跟前坐著，等丫頭盥水洗手，公子便湊到一處坐下。一時，柳條兒端了洗手水來，慌慌張張的問張姑娘道：「奶奶有甚麼止疼的藥沒有？咱們內廚房的老尤擦刀來著，手上拉了個大口子，齧牙裂嘴的嘎疼，叫奴才奶奶討點兒甚麼藥上。」何小姐便問：「拉的重嗎？」他道：「挺長挺深的一個大口子，長血直流的呢！」何小姐便叫戴嬾嬾道：「你叫人把我那個零星箱子搭來，把那個藥匣子拿出來。」一時搭來，拿鑰匙開開，只見箱子裡面都是些大小匣子，以至零碎包囊兒都有。何小姐從一個匣子裡拿出一個瓶兒來，倒了些紅面子藥，交給戴嬾嬾道：「給他撒在傷口上，裹好了，立刻就止疼，明日就好。」

隨即收了那藥，便向花鈴兒說道：「你把這幾個匣子留在外頭罷。」

花鈴兒答應著，一面往外拿。公子一眼看見裡面有一個黑皮子圓筒兒，因道：「那是個甚麼？」何小姐便拿過來遞給他看。公子打開一瞧，只見裡面是五寸來長一個鐵筒兒，一頭兒鑄得嚴嚴的，那頭兒卻是五個眼兒，都有黃豆來大小，外面靠下半段有個鐵機子。合張姑娘看了半日，認不出是個甚麼用處來。

何小姐道：「這件東西叫作『袖箭』。」公子道：「這怎麼個射法呢？」他又從一個匣子裡找出個包兒來，打開，裡面包著三寸來長的一捆小箭兒，那箭頭兒都是鈍鋼打就的，就如一個四楞子錐子一般，溜尖雪亮。公子才要上手去摸，何小姐忙攔道：「別著手，那箭頭兒上有毒！」便拈著箭桿，下了五枝在那筒兒裡，因說那箭的用法。原來那袖箭一筒可裝五枝，先搬好機子，下上箭，一按那機子，中間那枝就出去了；那周圍四個箭筒兒的夾空裡還有四個漏子，再搬好機子，只一晃，那四枝自然而然一枝跟一枝的漏到中間那個筒兒來，可以接連不斷的射出去，因此又叫作「連珠箭」。當下何小姐說明這個原故，又道：「這箭射得到七八十步遠，合我那把刀、那張彈弓，都是我自幼兒跟著父親學會的。那兩件東西我算都用著了，只這袖箭，我因他是個暗器傷人，不曾用過，如今也算無用之物了。」說著，才要收起來，公子道：「你把這個也留在外頭，等閒了我弄幾枝沒頭兒的箭試試看。」何小姐便叫人關好箱子，把那袖箭隨手放在一個匣子裡，都搬到東間去。

他三個人這裡因這一副袖箭，便話裡引話把舊事重提。張姑娘便提起能仁寺的事怎的無限驚心，何小姐便提起青雲山的事怎的

不堪回首，安公子便提起了黑風崗怎的絕處逢生，因說道：「彼時斷想不到今日之下，你我三個人在這裡無事消閒，挑燈夜話。」何小姐又提起他路上怎的夢見父母的前情，張姑娘又提起他前番怎的叩見公婆的舊事，一時三個人倒像是堂頭大和尚重提作行腳時的風塵，翰林學士回想作秀才時的況味。真是一番清話，天上人間。

自來「寂寞恨更長，歡娛嫌夜短」。那天早交二鼓，鐘已打過亥正。華嬾嬾過來說道：「不早了，交了二更這半天了。」

南屋裡親家太太早睡下了，舅太太才打發人來問來著。要不爺、奶奶也早些歇著罷。」公子正談得高興，便道：「早呢，我們再坐坐兒。」華嬾嬾看了看他姊妹兩個，也像不肯就睡的樣子，無法，只得且由他們談去。

書裡交代過的，安老爺、安太太是個勤儉家風，每日清晨即起，到晚便息，怎的今日連他姊妹兩個都有些流連長夜，不循常度起來？這其間有個原故。只因何玉鳳、張金鳳彼此性情相照，患難相扶，那種你憐我愛的光景，不同尋常姊妹。

何玉鳳又是個闊落大方不為世態所拘的，見公子不曾守得那「書生不離學房」的常規，倒苦苦拘定這「新郎不離洞房」的俗論，他心下便覺得在這個妹子跟前有些過意不去。這日早上便推說是晚間要換換衣裳，那邊新房裡一通連，沒個迴避的地方，不大方便，囑咐張姑娘晚間請公子在西間去談談，就便在那邊安歇，是個周旋妹子的意思。張金鳳卻又是個幽嫻貞靜不為私情所累的，想到「春蘭秋菊因時盛，採擷誰先占一籌」這兩句詩，覺得自己齊眉舉案已經一年了，何小姐正當新燕恰來，小桃初卸，怎好叫郎君冷落了他？心裡同一過意不去，便有些不肯，卻是個體諒姐姐的意思。偏偏兩個人這番揖讓雍容的時候，又正值公子在坐。在公子是「左之右之，無不宜之」，覺得「金鐘大鏞在東序」也可，「珊瑚玉樹交枝柯」亦無不可，初無成見。

這可是晌午酒席以前的話。不想晌午彼此有了那點痕跡，此時三個人心裡才憑空添出許多事由兒來了。張姑娘想道是：「天呢，卻不早了，此時我要讓他早些兒歇著罷，他有姐姐早間那句話在肚子裡，倘如東風吹楊柳，順著風兒就飄到西頭兒來了，可不像為晌午那個岔兒，叫他冷淡了姐姐？待說不讓他過來，又好像我拒絕了他。」這是張金鳳心裡的話。何小姐想到是：「我向來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早間既有那等一句話，此時再沒個說了不算的理，只不合晌午多了那麼一層。」

我此時要讓他安歇，自然得讓他過妹子那邊去，這不顯得我有意遠他麼？設或妹子一個不肯，推讓起來，他便是水向東流，西邊繞個彎兒，又流過來了，我又怎生對的住妹子？」這是何玉鳳心裡的話。兩個人都是好意，不想這番好意，把個可左可右的安公子此時倒弄到左右不知所可。正應了句外話，叫作「綿襖改被窩——兩頭兒苦不過來」了。因此上三個人肚子裡只管繞成一團絲，嘴裡可咬不破這個豆兒。三下裡一擰，把天下通行吹燈睡覺的一樁尋常事，一為難，給擱在公中，就在那可西可東的一間堂屋裡坐下，長篇大論，整夜價攀談起來了。

然則公子這日究竟「吾誰適從」呢？這是人家閨房瑣事。閨房之中甚於畫眉，那著書的既不曾秉筆直書，我說書的便無從懸空武斷，只好作為千古疑案。只就他夫妻三個這番外面情形講，此後自然該益發合成一片性情，加上幾分伉儷，把午間那番盪盪相擊，化得水乳無痕。這才成就得安老爺家庭之慶，安公子閨房之福。這是天理人情上信得及的。

當晚無話。卻說次日午後安太太便先回來，大家接著，寒溫起居了一番。安太太也謝了舅太太、親家太太的在家照料，又向褚大娘子道了不安。少停，安老爺也就回來，歇息了片刻，便問：「鄧九老爺回來不曾？」說：「看看回來了，請進來坐。」褚大娘子忙道：「二叔罷了罷。他老人家回來卻有會子了，我看那樣子又有點喝過去了，還說等二叔回來再喝呢！此時大約也好睡了。再要一請，這一高興，今日還想歇嗎？再者，女婿今日也沒回來，倒讓他老人家早些睡罷。」安老爺聽了，也便中止。不一時，大家便分頭安置不提。

卻說這日何小姐因公子不在這邊房裡，便換了換衣裳，熄燈就寢。原來一向因那新房是一通連的，戴嬾嬾同花鈴兒都在堂屋裡後一捲睡。姑娘是省事慣的，這晚也不用人陪伴，一個人上牀，一覺好睡。直睡到三更醒來，因要下地小解，便披上斗篷，就睡鞋上套了雙鞋下來。將完了事，只聽得院子裡吧喳一聲，像從高處落下一塊瓦來，那聲音不像從房簷脫落下來，竟像特特的扔在當院裡試個動靜的一般。他心下想道：「作怪？這聲響定有些原故！」便躡足潛蹤的閃在屋門榻扇後面，靜靜兒的聽著。隔了半盞茶時，只見靠東這扇窗戶上有豆兒大的一點火光兒一晃，早燒了個小窟窿，插進枝香來。一時便覺那香的氣味有些鑽鼻刺腦。

請教，一個曾經滄海的十三妹，這些個頑意兒可有個不在行的？他早暗暗的說了句：「不好！」先奔到桌兒邊，摸著昨日那個藥匣子，取出一件東西，便含在口裡。你道他含的是件甚的東西？原來是塊「龍寶石」。怎的叫作「龍寶石」？大凡是個虎，胸前便有一塊骨頭，形如「乙」字，叫作「虎威」，佩在身上，專能避一切邪物；是個龍，胸前也有一塊骨頭，狀如石卵，叫作「龍寶」，含在口裡，專能避一切邪氣。

不必講，方才插進窗戶來的這枝香是枝熏香，凡是要使熏香，自己先得備下這樁東西，不然那不自己先把自己熏背了氣了嗎？這是姑娘當日的一樁隨身法寶，沒想到作新娘婦會用著了。

話休煩瑣。卻說何小姐含了那塊龍寶石，聽了聽窗外沒些聲息，便輕輕的上了牀，先把那香頭兒捻滅了，想道：「這毛賊要這等作起來，倒不可不防。只是我這一叫喊，不但被這廝看著膽怯，前面走更的一時也聽不見，倒難保驚了公婆。」

偏我那把刀因公公道是新房不好懸掛，不在跟前；那彈弓雖在手下，卻又一時尋不及那彈子，這便怎樣？……」正在為難，忽然想起昨日看的那副袖箭，正下了五枝箭在裡頭，便暗地裡摸在手裡，依然隱在屋門榻扇邊看著。

一時，早見堂屋裡靠西邊那扇大榻扇上水濕了一大片，他便輕輕的出了東間屋門，躲在堂屋裡東邊這扇榻扇邊，看那個賊待要怎的。才隱住身子，只見那水濕的地方從窗櫺兒裡伸進一隻手來，先摸了摸那橫門，又摸了摸那上門的鐵環子，便把手掣回去，送進一根帶著鉤子的雙兒繩子來。只見他用鉤子先把那橫門搭住，又把繩子的那頭兒拴在窗櫺兒上，然後才用手從那鐵環子裡褪那橫門，褪了半日，竟把他把那頭兒從環子裡褪出來，那門只在那繩子的鉤兒上鉤著。

何小姐看了，暗說：「有理，他褪下那頭兒來，一定還要褪這頭兒，好用兩根繩子輕輕兒的系下來，放在平地，免得響動。好笨賊，你這個主意打拙了！」說著，果聽得榻扇外邊腳步聲音慢慢的溜過東邊來。他便順著榻扇裡邊也慢慢的溜到西邊兒去，隨即閃著身子從那洞兒裡往外一看，見那天一天雪意，陰得雲濃霧鎖，月暗星迷，且喜是月半天氣，還辨得出影向來。望了半日，只想不見撥門的那個，倒看見屏門那裡蹲著一個，往後夾道去的角門跟前蹲著一個，在那裡把風；對面南房上又站著一個壯大黑粗的大漢，腰裡掖著一把明晃晃的順刀，已經把房上的瓦揭起一摞來，放在身旁，手裡還掐著兩三片瓦，在那裡瞭望；靠東牆卻早搬了一扇門立在牆跟前。何小姐暗道：「要先把房上的這個東西弄住他，怎得歇手？」隨又想道：「且慢！只要驚走他也就罷了。」

說著，又見靠東榻扇上也陰濕了，果然照前一樣的送進一根帶鉤子的繩兒來，想要鉤住東頭兒的門。何小姐趁他人繩子的時節，暗暗的早把這頭兒橫門依然套進那環子去，把那搭門的鉤子給他脫落出來，卻隱身進了西間。聽了聽，安公子合張姑娘在臥房裡正睡得安穩，南牀上的華嬾嬾合柳條兒已是受了那屋裡熏香氣息，酣睡沉沉。他便假裝打了個呵欠，門外那個賊一聽，倒是一驚，暗道：「怎的熏香點了這半日，還有人醒著？」忙的他把個繩頭兒不曾拴好，一失手，連鉤子掉在屋裡地下了。他便趕緊跑開躲著，暗聽裡面的動靜。

你看，這群賊要果然得著這位姑娘些底細，就此時認些晦氣走了，倒也未嘗不是知難而退。不想他聽了屋裡一個呵欠之後，雅雀無聲，只道又睡著了。他從貪心裡又起了個飛智，便想用西邊這根繩兒先把這頭兒的門系到地，騰出繩兒來，再系東邊的那頭兒，早又鶴行鴨步的奔到西邊兒去。這個當兒，何小姐早到了堂屋裡，把他失手扔的那根繩子拿在手裡，卻貼著西邊第二扇榻扇蹲著，看他怎的般鼓搗。

卻說那賊轉過來。從窗櫺上解下那根繩，待要往下系那橫門，早覺得那繩子輕飄飄的脫了窗，他便悄悄的「嗯」了一聲，似乎覺得詫異，想道：「莫不是方才我匆忙裡不曾把那門褪下來？」重新探進手來摸。何小姐見這賊渾到如此，卻恨上他點氣兒來了，便把那副袖箭放在地下，把手裡那根繩子雙過來，等賊的手探到鐵環子跟前，猛可的從底下往他腕子上一套，擰住了，只往下

一劫，又往後一別，乘勢就搭在那根橫門上，左三扣右三扣的把隻手反捆在門上。還怕他掙開了繩頭兒，又把西邊窗櫺上那根空繩子解下來，十字八道的背了幾個死扣兒。自己卻又拿起袖箭來，躲在東邊去望著。

那賊的這隻手本是從靠西榻扇盡西的這個窗櫺裡探進來，才夠得著那鐵環子，經這往下一劫，往後一別，一隻胳膊是滿寄放在屋裡，胸脯子是靠了西間金柱了。待要伸左手來救那右手，急切裡轉不過身來。作賊的沒個嚷救人的，他掙了兩掙，不曾掙得動分毫，便嘴裡打了個哨子，哨那兩個把風的賊。那兩個聽得哨子響，只道是撥開門了，這就可以下手偷了，哈著腰兒就往這邊來。

何小姐從東邊的窗兒裡見這兩個也過來了，心裡倒有些忐忑，暗想：「照這等狗一般的賊，就再多來幾個也不妨，只是我如今非從前可比，斷不好合他交手，只管拴住了這個，倒怕他一時急了，豁一個，跑三個，傷了這個老實的，那時倒是『大未完』。這要不用個敲山振虎的主意，怎的是個了當？」

想罷，他隔著那窗兒往外望了望，只見房上那個正斜簽著蹲在房簷邊，目不轉睛的盼那三個開門呢。他便把那袖箭從窗洞兒裡對了房上那賊，看得較准，把那跳機子只一按，但聽喀吧一聲，唻，一箭早釘在那賊的左膀上。那賊冷不防著這一箭，只疼得他咬著牙不敢則聲，饒是那等不敢則聲，也由不得「暖啣」出來。腳底下一個蹲不穩，便咕碌碌從房上直滾下來，咕咚，跌在地下，手裡的瓦，一片聲響，摔了一地。這邊三個賊聽得，一齊回頭看時，見房上那個跌了下來，一則怕跌壞了他，二則怕驚醒了事主，忙的顧不及合拴著的這個搭話，便奔過去看那個。

只這一陣，早驚醒了南屋裡的張太太，問道：「哈兒響耶？藍嫂，你聽聽，不是貓把瓦登下來了哇？」這邊拴著的聽了，只乾著急，苦掙不脫。那兩個跑過去，見跌下來的那個才掙得起來，卻只坐在地下發怔。他兩個也顧不得南屋裡事主說話，便把他掀起來攙著，要想逃避。不想那個的腿已經木的不知痛癢，只覺箭眼裡如刀剗一般疼痛。那兩個還只道他是跌了腿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你扎扎些，溜到背靜地方躲一躲要緊！」

這一陣喊喳，早被何小姐聽見，隔窗大聲的說道：「糊塗東西，他腿上著著一枝梅針藥箭呢！你叫他怎麼個扎扎法？」

一句話，嚇得那兩個顧不及那個帶傷的，沒命的奔了牆邊立的那扇門去，慌張張爬到牆上，踹的那瓦一片山響。才上房，後腳一帶，又把一溜簷瓦帶下來，唏溜嘩啦鬧了半院子，鬧的大不成個「樑上君子」的局面。兩個上了房，又怕自己再著上一箭，爬過房脊去，才縱身望下要跳，早見一個燈亮兒一閃，有人喊道：「不好了，房上有了人了！」

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是張親家老爺。他那晚睡到半夜，忽然要出大恭，開了門，提了個百步燈出來。才繞到後邊，聽得房上瓦響，他把燈光兒一轉，見兩個人爬過房來，他就嚷起來。把屎也嚇回去了。這一嚷，早驚動了外邊的人。房上那兩個賊見不是路，重新又爬過房脊來，下了房，發腳往游郎門外就跑。第一個先跑出來，便藏在上房東鑽山門兒裡。及至第二個跑出來，二門上早燈籠火把進來了一群人，一個個手拿鉤桿子、抬水的槓子圍上來。這賊解下腰裡的鋼鞭才要動手，不防身後一鉤桿子，早被人胡擄住了，按存那裡捆了起來。

這個當兒，張進寶早提著根棒槌般粗細的馬鞭子，吆吆喝喝進來，先說道：「拿只管拿，別傷他！也別只顧上面兒上，背靜地方兒要緊！」一句話，那一個藏不住，巴了巴頭兒，見一院子的人，他一紮頭順著廊簷就往西跑。誰知東次間有個爐坑，因天涼起來了，趁老爺、太太不在家，燒了燒那地炕，怕圈住炕氣，敵著爐坑板兒呢。那賊不知就理，一腳跣空了，咕咚一聲，掉下去了。大家撓鉤繩索的揪上來，又得了一個。

這一番吵嚷，安老夫妻早驚醒了。安老爺隔窗問道：「這光景是有了賊了。你們只把他驚走了也罷，何必定要拿住他？」

張進寶答道：「回老爺，這賊鬧的不像，一個個手裡都有傢伙。只這院子裡已經得著倆了，敢怕還有呢。」安老爺聽見不止一個賊，又手持器械，也有些詫異。只管詫異，卻依然守定了那「『傷人乎？』不問馬」的聖訓，只問了一聲：「可曾傷著人？」絕口不問到「失落東西不曾」這一句，大家回道：「沒傷人，倆賊都捆上了。」安老爺便一面起來，下牀穿衣。只聽張進寶說道：「留倆人這院裡招護，咱們分開從東西耳房兩路繞到後頭去，小心有背忬兒子裡窩著的！」當下張老同了晉升、戴勤一班人，帶著人去查西路；張進寶便同了華忠、梁材帶人進了東游廊門。

他一進門，才要問「驚了爺、奶奶沒有？」一句話不曾說完，燈光下只見當院裡地下躺著個人，在那裡哼哼，又一個正在那裡掏榻扇窗戶呢。張進寶大喝道：「你這野雜種，好大膽子！見了人竟不跑，還敢在這裡掏窗戶？」說著，西路去的人也轉到這院子來了，繩子也來了。大家一窩蜂上前，有幾個早把當地那個捆上，有幾個便奔到榻扇邊這個來，拉住往台階下就拉，可耐拉了，半日絲毫拉他不動。

張進寶怕驚了爺、奶奶，便叫：「華奶奶，你回爺、奶奶，家人們都在這裡呢，不用害怕。」華嬾嬾這個當兒醒雖醒了，只答應不出來。早聽何小姐在屋裡笑道：「我敢是有些害怕，我怕你們拉不動這個賊！他這只胳膊在橫門上捆著呢！等開了門，你們進來解罷！」鬧了半日，眾人此刻才得明白。大家便先把那賊的左手左腳綁在一處，那賊只剩得一條腿在那裡跳咯噠兒了。

按下門外的眾人不提，話分兩頭，卻說屋裡的何小姐方才見四個賊擒住了兩個，那兩個才辦條逃路，又被外面一聲喊嚇回來了，早料這一驚動了外面，大略那兩個也走不了。他便安安詳詳的穿好了衣服，先把嬾嬾丫鬟們叫起來。虧那香點得工夫小，人隔的地方遠，一叫便都醒了，只是慌作一團。

他又慮到怕公婆過來，一面忙忙的漱口攏頭，一面便叫華嬾嬾請公子合張姑娘起來。幸喜那臥房更是嚴密，又放著帳子，兩個都不曾受著那熏香氣息。也因這個上頭誤了點兒事：人家鬧了半夜，他二位才連影兒不知。直等華嬾嬾隔著帳子把張姑娘叫醒了，他聽說，只嚇得渾身一個整顛兒，連忙推醒了公子。公子畢竟是個丈夫，有些膽氣，翻身起來，在帳子裡穿好了衣服，下了牀，登上靴子，穿上皮襖，系上搭包，套上件馬褂兒，又把衣裳掖起來，戴好了帽子，手裡提著嵌寶鑽花拖著七寸來長大紅穗子的一把玲瓏寶劍，從臥房裡就奔出來了。恰好何小姐完了事，將進西間門，看見笑道：「賊都捆上了，你這時候拿著這把劍，劉金定不像劉金定，穆桂英不像穆桂英的，要作甚麼呀？這樣冷天，依我說，你莫如擱下這把劍，倒帶上條領子兒，也省得風吹了脖頸兒。」公子聽了，摸了摸，才知裝扮了半日，不曾帶得領子，還光著個脖兒呢，又忙著去帶領子。一時，張姑娘也收拾完畢，嬾嬾丫鬟們一面疊起鋪蓋，藏過閨器，公子便要出去。

何小姐道：「莫忙！讓他們歸著完了，開了門才出得去呢。」

公子聽說，提上那把劍，自己便來開門。才到堂屋裡，但見一隻漆黑大粗的胳膊掏進窗戶來，卻捆在那門上。忙問道：「這是誰？」何小姐笑道：「這是賊，從半夜裡就拴在這裡了。」

如今外頭也捆好了，我卻不耐煩去解他，勞你施展施展你那件兵器，給他把繩子割斷了罷。」公子道：「交給我，這又何難！」擄了擄袖子，上前就去割那繩子，顛兒哆嗦的鼓搗了半日，邊鋸帶挑，才得割開。那賊好容易褪出那隻手去，卻又受了兩處誤傷，被那劍划了兩道口子，抵耳低頭也吃竅了。

屋裡開了門，那時天已閃亮。何小姐往外一看，只見兩個賊都捆在那裡。他便先讓張親家老爺進來歇息，隨向張進寶道：「張爹，你叫他們把這四個東西都擱在這旁邊小院兒裡去，好讓我們過去請安。再也怕老爺、太太要過來。」又叫花鈴兒向桌子上取出兩個紙包兒來，便指著那受傷的賊向張進寶道：「別的都不要緊，這一個可著了我一藥箭，只要過了午時，他這條命可就交代了。你作件好事，把這一包藥用酒衝了，給他喝下去；那一包藥醋調了，給他上在箭眼上，留他這條命好問他話。」張進寶一一的答應。那賊聽了這話，才如夢方醒。

不提大家去依言料理。卻說安太太初時也吃一嚇，及至聽得無事才放心。也只略梳了梳頭，罩上塊藍手巾，先叫人去看兒子、

媳婦，恰恰的他三個前來問安。安老爺依然安詳鎮靜在那裡漱口淨面。才得完事，老夫妻便問了詳細，何小姐前前後後回了一遍。安老爺便向公子說道：「幸虧這個媳婦，不然竟開了門，失些東西倒是小事，尚復成何事體？這大約總由於這一向我家事機過順。自我起不免有些不大經意，或者享用過度，否則心存自滿，才有無平不願的這番警戒，大家不可不知修省。」說著，便站起來說：「我過去看看。」安太太便向何小姐道：「你可招護著些兒。」安老爺道：「賊都捆上了，還怕他怎的？索性連你也同過去看看。」

正說著，舅太太、親家太太、褚大娘子都過來道受驚。大家說了沒三兩句話，只聽得二門外一聲大叫，說道：「好囚攔的！在那兒呢？讓我瞧瞧他幾顆腦袋！」一聽，卻是鄧九公的聲音。老爺同公子連忙迎出來，安太太一班女眷也跟出來。只見鄧九公皮襖也不曾穿，只穿著件套衣裳的大夾襖，披著件皮臥龍袋，敞著懷，光著腦袋，手裡提著他那根壓妝的虎尾鋼鞭，進了二門，怒吽吽的一直奔東耳房去。安老爺忙著趕上拉住，說：「九哥，待要怎的？」他道：「老弟，別管！你不知道，這東西糟塌苦了我了，且叫他一個人吃我一鞭再講！」

安老爺道：「不可！擅傷罪人，你我是要耽不是的。有王法呢。」

他又道：「王法？有王法也不鬧賊了！」安老爺道：「就說如此，你我也得問個明白再作道理。」他又道：「那裡那麼大粗的工夫！」說著，扭身只要趕過去打。

安老爺看了看那樣子，一腦門子酒，大約昨日果真喝過去了，睡了一夜竟沒醒得清楚。好說歹說，死拉活拉的，才把他拉進屋子。安太太大家也都過來。褚大娘子一見，先說道：「這麼冷天，怎麼衣裳也不穿就跑出來了？」一句話提醒了安老爺，才叫人出去取了衣裳來。他一面穿著，一面問何小姐那賊的行徑，何小姐又說了一遍。只氣得他巨眼圓睜，銀鬚亂乍。安老爺勸道：「老哥哥，這事不消動這等大氣。」他也不往下聽，便道：「老弟，你莫怪我動粗。你只管把這起狗娘養的叫過來，問個明白，我再合他說話。我有我個理。等我把這個理兒說了，你就知道不是愚兄不聽勸了。」安老爺是透知他那吃軟不吃硬的脾氣的，便道：「就這樣，你我且問問這班人是怎的個來由。」因叫人在廊下放了三張杌子，連長老爺也出去坐下。安太太大家卻關了風門子，都躲在破窗戶洞兒跟前望外看。

只見眾家人把那班賊連提帶拉的拉過來。安老爺一看，一個個都綁得手腳朝天的，合伏著把臉帖在地下。老爺已就老大的心裡不忍，先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一樣的父母遺體，怎生自己作踐到如此！」便吩咐道：「且把他們鬆開，大約也跑不到那裡去。」鄧九公嚷道：「跑？那算他交了運了！」眾人一面答應著，便把那班人腿上的綁繩鬆了，依然背剪著手，還把繩子拴了一條腿，都提起來跪在地下。

安老爺一看，只見一個腰粗項短，一個膀闊身長，一個濁眼濁眉，一個鬼頭鬼腦。便往下問道：「你們這班人，我也不問你的姓名住處。只是我在此住了多年，從不曾薙惱鄉鄰，欺壓良賤，你們無端的來擾害我家，是何原故？只管實說。」

那班人又是著慌，又是害臊，一時無言可對，只低了頭不則一聲。

早把鄧九公愜上火來了，一伸手，向懷裡把他那副大鐵球掏出一個來，攥在手裡，睜了圓彪彪的眼睛，向那班人道：「說話呀小子！別裝雜種！」慌的鬼頭鬼腦的那個連忙叫道：「老爺子！你老別打，讓我說。」因望著鄧九公道：「大凡是個北京城的人，誰不知道你老這裡是安善人家，可有甚麼得罪我們的！」

鄧九公又嚷道：「我不姓安！我是尋宿兒的。人家本主兒在那邊兒呢！你朝那邊兒說！」那人才知他鬧了半日，敢則全不與他相干。扭過來便向著安老爺說道：「聽我告訴你老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華忠從後頭啞就是一腳，說道：「你連個『老爺』、『小的』也不會稱嗎？你要上了法堂呢？」那賊連忙改口道：「小的，小的回稟老爺：今日這回事都是小的帶累他們三個了。」因努著嘴指著旁邊兩個道：「他們是親哥兒倆，一個叫吳良，一個叫吳發；那個姓謝，叫謝祗，人都稱他謝三哥；小的姓霍，叫霍士道。小的們四個人沒藝業，就仗偷點摸點兒活著。小的有個哥哥，叫霍士端，在外頭當長隨，新近落了，逃回來了。小的合他說起窮苦難窄，他說：『這座北京城，遍地是錢，就是沒人去揀！』小的問起來，他就提老爺從南省來，人幫的上千上萬的銀子，聽說又娶了位少奶奶，淨嫁妝就是十萬黃金，十萬白銀。他還說指了小的這條明路，得了手，他要分半成帳。小的聽了這話，就邀了他三個來的。」

安老爺聽到這裡，笑了一笑，便問道：「來了怎麼樣呢？」

那賊道：「小的們來是從西邊史家房上過來。繞到這裡的。及至到了房上一看，下來不得了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怎麼又下來不得呢？」那賊道：「小的們這作賊有個試驗：不怕星光月下，看著那人家是黑洞洞的，下去必得手；不怕夜黑天陰，看著那人家是明亮亮的，下去不但不得手，巧了就會遭事。昨晚繞到這房上，往下一看，院子裡倒像一片紅光照著。依謝三就要回頭，是小的貪心過重，好在他們三個的貪心也不算輕，可就下來了。不想這一下來，通共來了四個，倒被老爺這裡捆住了兩隻。作賊的落到這個場中，現眼也算現到家了。如今要把小的們送官，也是小的們自尋的，無的可怨，到官也是這個話。老爺要看小的們可憐兒的，只當這宅裡那吞兒裡下了一窩小狗兒，叫人提著耳朵往車轍裡一扔，算老爺積德超生了小的們了！」

安老爺還要往下再問，鄧九公那邊兒早開了談了，說：「照這麼說，人家合你沒甚麼岔兒呀！該咱老爺兒們稿一稿咧！」

我且問你：你們認得我不認得？」四個人齊聲道：「不認得。」

登時把個老頭子氣的紫漲了臉，嚷成一片，說道：「好哇，你們竟敢說不認得我！告訴你，我姓鄧！可算不得天子腳底下的人，生長在江北淮安，住家在山東莊平，也有個小小的名聲兒，人稱我一聲鄧九公！大凡是綠林中的字號人兒，聽見我鄧九公在那裡歇馬，就連那方邊左右的草茨兒也未必好意思的動一根！怎麼著，我今日之下住在我好朋友家裡，就你們這麼一起子毛蛋蛋子，不說夾著你娘的腦袋滾的遠遠兒的，倒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人家房上地下糟塌了個土平！你們這不是誠心好看我來了嗎？還敢公然說不認得我！先一個人砸瞎你一隻眼睛，大概往後你就認得我了！」說著，就挽袖子要打。

安老爺聽了半日，才明白他氣到如此的原故，上前一把拉住，大笑道：「老哥哥，你氣了這半日，原來為此。你怎的合畜生講起人話來了？」他便焦躁道：「老弟，你不知道，我真不夠瞧的了麼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尤其笑話兒了！我一句話，老哥哥，你管保沒得說。你縱然名鎮江湖，濫不濟也得金剛郝武、海馬週三那班人才巴結得上，曉得你的大名；這班人，你叫他從那裡知道你，又怎的配知道呢？」

安老爺這夕話，才叫做「藍靛染白布——一物降一物」。

早見他肉飛眉舞的點頭說道：「老弟，你這話我倒依了。話雖如此，他既沒那雁過拔毛的本事，就該悄悄的來，悄悄兒走。怎麼好好兒的把人家折了個希爛？這個情理可也怨不過去！」

安老爺道：「鬧賊天下通行，挖扇窗戶，踹兩片瓦，也事所常有。依我說，這班人也不過念「饑寒」二字，才落得這等無恥。如今既不曾傷人，又不曾失落東西，莫如竟把他們放了，叫他去改過自新，也就完了椿事了。」

鄧九公只是撚鬚搖頭，像在那慫慫主意。公子旁邊聽著是不敢駁父親的話，只說了一句：「請示父親，放卻不好就放罷。」不防一旁早怒惱了老家將張進寶。他聽得安老爺要放這四個賊，便越眾出班，跪下回道：「回老爺，這四個人放不得。別的都是小事，這裡頭關乎著霍士端呢。霍士端他也曾受過老爺的恩典，吃過老爺的錢糧米兒，行出這樣沒天良的事來，這不是反了嗎？往後奴才們這些當家人的，還怎麼抬頭見人？依奴才糊塗主意，求老爺把他們送了官，奴才出去作個抱告，合他質對去。這場官司總得打出霍士端來才得完呢。」安老爺道：「阿阿！一位鄧九太爺，我好不容易勸住了，你又來了。便果真是霍士端的主意，於我何傷？於你又何傷？小人何若作小人，君子樂得為君子，不必這等尚氣！」

鄧九公道：「你爺兒倆不用抬，我有個道理。講送官，不必。原故，滿讓把他辦發了，走不上三站兩站，那班解役得上他一塊錢，依就放回來了，還是個他。說就這麼放了，也來不得。這裡頭可得讓我比你們爺兒們通精兒了。這不當著他們說嗎，咱們亮盒子搖（亮盒子搖：意指當面把話講明。）。老弟，你要知道，是個賊，上了道，沒個不想得手的，不得手他不甘心；吃了虧，沒個不想報復的，不報復他不甘心。就這等放了他，可得防他個再來。就讓他再來，莫講這個嘴臉，就比他再有些能為，來這麼一百八十的，也滿不要緊。只是你我那有那麼大工夫等著合他怄氣去？縱讓他知些進退，不敢再來了，狗可改不了吃屎，一個犯事到官，說曾在咱們這宅裡放過他，老弟，你也耽點兒考成！」

安老爺一聽，他這番話倒煞是有理，便問：「依九哥你怎麼樣呢？」鄧九公道：「依我，這不算老弟你開了恩了嗎？這事於你無干。把這班人都交給我，你的好意，我絕不通他一指頭，傷他一根汗毛，可得把他揉搓到了家業，我才放他呢！」

他說完了這話，更無商量，便向那班賊發話道：「這話你們可聽出來了？人家本主兒是放了你們了，沒人家的事。如今就是鄧九太爺朝你們說咧！你方才不說聽得他家娶了一位少奶奶，淨嫁妝就有十萬黃金，十萬白銀嗎？這話有的，只怕他這金銀你們動不了他的。我先透給你個信兒，昨日聽出你們那塊瓦來的就是他，滅了你們那枝熏香的也是他，綁上你們一個胳膊的也是他，射了你們一個膀骨的也是他。他從十二歲作姑娘闖江湖起，長槍短棒，十八般武藝，無所不能。講力量，考武舉的頭號石頭，不夠他一滴溜的；講蹲縱，三層樓不夠他一伸腰兒的。他可就是我的徒弟！這話可不知你們信不信？現在人家不過是作了奶奶太太了，不肯合你們狗一般的人交手，所以昨日才不曾開門出來，止輕輕兒的射那一枝箭，給你們報個信兒。他那箭叫作袖箭，又叫作連珠箭，連發五枝，要射你們四個，還敷餘著一枝呢。再他有張銅胎鐵背的彈弓，打一兩八錢重的鐵彈子，二百步外取人，要指出地方兒來。這是人家的傳家至寶，不犯著拿出來給你們看。此外還有一把雁翎倭刀。」說著，他便扭頭向安公子道：「老賢姪，那把刀呢？」安老爺早明白他的用意，便道：「在我那裡。」隨叫公子取來。

鄧九公接在手裡，拔出來，先向那班人面前一閃。那四個的八隻手都在身背後倒剪著，招架也無從招架，只倒抽了一口涼氣，扭著頭往後躲。鄧九公看了，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諒你們這幾顆腦袋也攔不住這一刀！但則一件，你九太爺使傢伙可講究刀無空過，講不得只好拿你們的兵器搪災了！」說著，就把他四個用的那些順刀、鋼鞭、斧子、鐵尺之類拿起來，用手裡那把倭刀砍瓜切菜一般一陣亂砍，霎時削作了一堆碎銅爛鐵，堆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小子，拿了去給你媽媽換涼涼簪兒去波！」

四個賊直驚得目瞪口呆。又聽他放下刀嚷道：「話我是說結了，你們要不憑信，不甘心，今日走了，改日只管來！你們還得知道，我毀壞你們這幾件傢伙不是奚落你，是衛顧你。不然的時候，少停你們一出這個門兒，帶著這幾件不對眼的東西，不怕不吃地方拿了？你們可得領我個大情。這不我衛顧了你們了嗎？你們老弟兄們也得衛顧衛顧我。你瞧，我江南北關裡關外好容易創到這個分兒了，今日這下，你們偏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我的好朋友家糟塌了個土平，我不答應！你瞧，我這不是變方法兒把你們這幾件囫圇圖圇的兵器給你們弄碎了嗎？你們就只想方法把我這一地破破爛爛的瓦給我弄整了！」這正是

補天縱可彌天隙，毀瓦焉能望瓦全？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